

菩提道次第廣論-上士道 第十二講

正行儀軌者。謂於阿闍黎前，右膝著地或是蹲踞，恭敬合掌而發其心。如道炬論云：「無退轉誓願，應發菩提心。」儀軌中說：「乃至菩提藏。」故非僅念為利他故，願當成佛而為發心，是緣所發心乃至未證菩提誓不棄捨，當依儀軌發此意樂。若於願心學處不能學者，則不應發如是之心。若用儀軌僅發是念，為利一切有情我當成佛者，則於發心學處，能不能學皆可授之，願心容有如是二類。若用儀軌受其行心，若於學處全不能學，則一切種決定不可。故有說云龍猛與無著所傳律儀儀軌，於眾多人有可授不可授之差別者，是大蒙昧。復有一類造初發業行法論，說受行心儀軌令數數受，然全不知諸總學處及根本罪，未嘗宣說所學差別是令受行最大無義。教授勝光王經說：「若不能學施等學處，亦應唯令發菩提心，能生多福。」依據此意修次初篇云：「若一切種，不能修學諸波羅蜜多，彼亦能得廣大果故，方便攝受亦當令發大菩提心。」此說若於施等學處不能修學，容可發心，不可受戒，最為明顯。

正行儀軌者。如何受的儀軌，第二部分是正行儀軌。

謂於阿闍黎前，右膝著地或是蹲踞，恭敬合掌而發其心。正行儀軌，是在阿闍黎面前，右膝著地（在印度）或是兩腳蹲地（在西藏），恭敬合掌，然後發心。

如道炬論云：「無退轉誓願，應發菩提心。」發心，應該如道炬論中所說：「發不退轉誓願的菩提心。」

儀軌中說：「乃至菩提藏。」故非僅念為利他故，願當成佛而為發心，是緣所發心乃至未證菩提誓不棄捨，當依儀軌發此意樂。什麼是不退轉的誓願呢？儀軌中說：「一直到證得菩提為止。」意思是說，不僅僅是為了「利益眾生，願當成佛」而發心，而且這個發心，一直到未證菩提之前，也誓願不棄捨，這才是不退轉的誓願。所以，應當依儀軌發這樣的心。

若於願心學處不能學者，則不應發如是之心。如果對於願心學處不能學習的人，就不要發這樣的心。因此，必須先自我衡量，看自己是不是能發不退轉的願菩提心。

若用儀軌僅發是念，為利一切有情我當成佛者，則於發心學處，能不能學皆可授之，願心容有如是二類。若是僅依儀軌念誦，心念「為利一切有情我當成佛」的話，那無論發心學處能不能學，都可以傳授發心儀軌，因為發心有兩種情況：一種是已經發了不退轉的願菩提心，這時對願心學處則一定能學；一種是僅依儀軌念誦，心念「為利一切有情我當成佛」，並沒有發不退轉的誓願，這時對願心學處則不一定能學。

若用儀軌受其行心，若於學處全不能學，則一切種決定不可。但是，

如果已經依儀軌受了菩薩戒，卻對學處完全不能學的話，那是絕對不可以的。

故有說云龍猛與無著所傳律儀儀軌，於眾多人有可授不可授之差別者，是大蒙昧。所以，有人說：龍樹和無著菩薩，在所傳菩薩律儀的儀軌當中，有可授、不可授的差別，這完全是蒙昧無知的說法，因為不能學習學處的人，是絕對不能受菩薩戒的。

復有一類造初發業行法論，說受行心儀軌令數數受，然全不知諸總學處及根本罪，未嘗宣說所學差別是令受行最大無義。但卻有一類人，對初發心的學人，鼓勵他們多多去受行心儀軌（受菩薩戒），像這樣完全不知道所有學處和根本罪的內容，也不曾宣說所學的差別，只是一味地受行心儀軌，實在是沒有太大的意義。

教授勝光王經說：「若不能學施等學處，亦應唯令發菩提心，能生多福。」教授勝光王經中說：「若是還不能學習布施、持戒……等學處的人，可以先教他發菩提心，因為這樣也能生出多福。」

依據此意修次初篇云：「若一切種，不能修學諸波羅蜜多，彼亦能得廣大果故，方便攝受亦當令發大菩提心。」此說若於施等學處不能修學，容可發心，不可受戒，最為明顯。依據這個道理，在修次初篇中也說：「如果不能修學布施等波羅蜜多，也能得廣大的果報，所以應當方便攝受，使他能發大菩提心。」因此，對於還不能修學布施等學處的人，可以依儀軌方便令發願心，但不可受戒，這是很明顯可受、不可受戒的差別了。

受心儀軌者。「惟願現住十方一切諸佛菩薩於我存念，阿闍黎耶存念，我名某甲，若於今生，若於餘生，所有施性戒性修性善根，自作教他見作隨喜，以此善根如昔如來應正等覺及住大地諸大菩薩，於其無上正等菩提而發其心。如是我名某甲，從今為始乃至菩提，亦於無上正等菩提而發其心，有情未度而當度之，未解脫者而令解脫，諸未安者而安慰之，未涅槃者令般涅槃。」如是三說。歸依儀軌，及此二種，雖未明說須隨師念，然實須之。此是有師之軌，若未獲得阿闍黎者應如何受，覺嚆所造發心軌云：「若無如是阿闍黎耶，自發菩提心之儀軌者，自當心想釋迦牟尼如來及其十方一切如來，修習禮供諸儀軌等，捨其請白及阿闍黎語，歸依等次第悉如上說。」如此而受。

受心儀軌者。「惟願現住十方一切諸佛菩薩於我存念，阿闍黎耶存念，我名某甲，若於今生，若於餘生，所有施性戒性修性善根，自作教他見作隨喜，以此善根如昔如來應正等覺及住大地諸大菩薩，於其無上正等菩提而發其心。如是我名某甲，從今為始乃至菩提，亦於無上正等菩提而發其心，有情未度而當度之，未解脫者而令解脫，諸未安者而安慰之，未涅槃者令般涅槃。」如是三說。受發心儀軌文：「惟願現住十方一切諸佛菩薩於

我存念，阿闍黎耶存念，我名某甲，若於今生，若於餘生，所有施性戒性修性善根，自作教他見作隨喜，以此善根如昔如來應正等覺及住大地諸大菩薩，於其無上正等菩提而發其心。如是我名某甲，從今為始乃至菩提，亦於無上正等菩提而發其心，有情未度而當度之，未解脫者而令解脫，諸未安者而安慰之，未涅槃者令般涅槃。」這樣重複說三遍。文中的「存念」，是依這個對境受發心儀軌；「若於餘生」，是指過去生而言；「所有施性戒性修性善根」，是能受發心的資糧；「有情未度而當度之」，指八地以上菩薩，雖然煩惱障已斷，但微細的所知障還未斷，所以發心使他能得二障淨盡菩提而得度之；「未解脫者而令解脫」，是指已斷惡趣，還未斷生死的有情，令斷生死；「諸未安者而安慰之」，指還未出惡趣的有情，令出惡趣；「未涅槃者令般涅槃」，這裡的涅槃，指的是無住涅槃。凡夫住生死、小乘住涅槃，只有佛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，稱為無住涅槃。所以，還未得無住涅槃的有情，令得無住涅槃。

歸依儀軌，及此二種，雖未明說須隨師念，然實須之。前面的歸依儀軌，和現在的發心儀軌，雖然沒有明說必須隨師念誦，而實際上是必須如此。

此是有師之軌，若未獲得阿闍黎者應如何受，以上所說，是有師的時候，可按照這個儀軌受，可是，如果找不到阿闍黎（以具足願、行二心的阿闍黎最佳，若無，只具足願心有大乘法相的也可。）的話，又應當如何受呢？

覺嚆所造發心軌云：「若無如是阿闍黎耶，自發菩提心之儀軌者，自當心想釋迦牟尼如來及其十方一切如來，修習禮供諸儀軌等，捨其請白及阿闍黎語，歸依等次第悉如上說。」如此而受。在阿底峽尊者所造發心儀軌當中曾說：「如果沒有以上所說的阿闍黎，可以自己發心受，受菩提心的儀軌時，觀想釋迦牟尼如來、及十方一切如來，在自己的面前，然後修禮敬、供養等儀軌，去掉請白和阿闍黎存念我的語句，而改為十方一切諸佛菩薩存念我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其他歸依等次第，和上面所說的相同。」應該這樣來受。

完結儀軌者。阿闍黎耶應為弟子，宣說願心諸應學處。

完結儀軌者。如何受的儀軌，第三部分是完結儀軌。

阿闍黎耶應為弟子，宣說願心諸應學處。這時，阿闍黎應該為弟子，宣說所有願心的學處，就是下面所說，得已，守護不令失壞等內容。

第二得已守護不令失壞者，謂當知學處故應宣說。此中分二：一、修學現法不退發心之因；二、修學餘生不離發心之因。初中分四：一、為於發心增歡喜故，應當修學憶念勝利；二、正令增長所發心故，應當修學六

次發心；三、為利有情而發其心，應學其心不捨有情；四、修學積集福智資糧。 今初

正受菩提心的儀軌，第二部分是已受者，守護不令失壞。

既然已經正受菩提心儀軌，就應當知道學處的內容，所以接下來阿闍黎就會為其宣說，如何守護不令失壞。內容分二：第一、修學於此世發心不退之因；第二、修學於他生也不離發菩提心之因。

第一、修學於此世發心不退之因，又分為四：(一) 為了對發心增長歡喜，應當修學憶念菩提心所有殊勝的利益；(二) 為了增長所發的菩提心，應當修學六次發心；(三) 既然為了利益有情已發了菩提心，就應當修學心不棄捨有情；(四) 修學積集福德智慧資糧。

首先介紹思惟菩提心所有殊勝的利益。

若閱經藏或從師聞，思菩提心所有勝利，華嚴經中廣宣說故應當多閱。如前所引說如一切佛法種子，又說總攝菩薩一切行願故，猶如總示。謂若廣說支分無邊，於總示中能攝一切，故謂總示。又如唵陀南，攝集一切菩薩道法所有扼要，說為唵陀南。菩薩地中所說勝利，是願心勝利，彼最初發堅固心有二勝利，一謂成就尊重福田，二能攝受無惱害福。第一者如云：「天人世間皆應敬禮。」謂發心無間，即成一切有情所供養處。又如說云：「發心無間，由種性門，亦能映蔽諸阿羅漢。」謂成尊上。又說：「雖作小福，亦能出生無邊大果，故為福田，一切世間悉應依止，猶如大地。」謂如一切眾生父母。第二者如說得倍輪王護所守護，若寢若狂或放逸時，諸惡藥叉宅神非人不能燒害。若餘眾生為欲息滅疾疫災橫所用無驗咒句明句，若至此手尚令有驗，何況驗者。由此顯示息災等業，發心堅固則易成辦。諸共成就，若有此心亦得速成，隨所居處，於中所有恐怖鬥諍，飢饉過失非人損惱，未起不起設起尋滅，轉受餘生少病無病，不為長時重病所觸，常為眾生宣說正法，身無極倦念無忘失心無勞損。

若閱經藏或從師聞，思菩提心所有勝利，華嚴經中廣宣說故應當多閱。不論是翻閱經藏，或者從善知識處聽聞，有關菩提心所有殊勝的利益（如華嚴經發心品中所廣為宣說的內容），都應當多多參閱、思惟。

如前所引說如一切佛法種子，又說總攝菩薩一切行願故，猶如總示。正如前面所說，菩提心有如一切佛法的種子；又說：菩提心總攝一切菩薩的行願，這些都好比是總示。

謂若廣說支分無邊，於總示中能攝一切，故謂總示。又如唵陀南，攝集一切菩薩道法所有扼要，說為唵陀南。若是要廣說支分，應有無邊，但一切的支分，都能含攝在總示之中，所以才稱為總示。就好比唵陀南，能攝集一切菩薩道法的所有扼要，所以稱為唵陀南（總聚的意思）。

菩薩地中所說勝利，是願心勝利，彼最初發堅固心有二勝利，一謂成就尊重福田，二能攝受無惱害福。在菩薩地中所說的殊勝利益，指的是發菩提願心的殊勝利益。只要最初發起堅固的願心，就有兩種殊勝的利益：一種是成就無上的福田；另一種是能攝受無惱害福。

第一者如云：「天人世間皆應敬禮。」謂發心無間，即成一切有情所供養處。第一種，能成就無上福田的意思，是說：「一旦發心，一切天人世間，都應當禮敬他。」也就是在發願心的第二剎那，立即成爲一切有情所應供養的對象。

又如說云：「發心無間，由種性門，亦能映蔽諸阿羅漢。」謂成尊上。又如論中所說：「在發心的第二剎那，以種性來說，就已經能超過阿羅漢了。」因爲在發心的第一剎那，就已入大乘種性，所以在第二剎那，能超過阿羅漢等的小乘種性，這就是爲什麼稱爲「成就無上」的意思。

又說：「雖作小福，亦能出生無邊大果，故爲福田，一切世間悉應依止，猶如大地。」謂如一切眾生父母。又說：「雖然所做的只是小小的福業，卻能生出無邊的大果，所以稱爲福田，是一切世間都應依止的，有如大地一樣。」也有如一切眾生的父母。（一切眾生，以父母爲主，而一切成佛的因緣，以菩提心爲主。）

第二者如說得倍輪王護所守護，若寢若狂或放逸時，諸惡藥叉宅神非人不能燒害。第二種，能攝受無惱害福的意思，是說能得加倍於轉輪聖王守護神的守護（轉輪聖王常有一千位大藥叉神圍繞守護），無論是在睡眠、癡狂（迷悶）、或放逸時，諸惡藥叉、宅神、或非人，都不能擾害（這三個時間最容易受到非人等的擾害）。

若餘眾生爲欲息滅疾疫災橫所用無驗咒句明句，若至此手尚令有驗，何況驗者。像其他眾生，爲了息滅疾病、瘟疫、災難、橫禍等，所用的密咒（諸佛菩薩所傳的）、明咒（藥叉非人所加持的），在沒有效驗的時候，到了發心菩薩的手裡，都變得很靈驗，至於那些本來就很靈驗的咒語，當然就更不必說了。

由此顯示息災等業，發心堅固則易成辦。由這個可以顯示，修息、增、懷、誅等密法的時候，發心堅固的菩薩，比較容易獲得成就。

諸共成就，若有此心亦得速成，隨所居處，於中所有恐怖鬥爭，飢饉過失非人損惱，未起不起設起尋滅，轉受餘生少病無病，不爲長時重病所觸，常爲眾生宣說正法，身無極倦念無忘失心無損惱。還有其他的共同成就（成佛），如果有願菩提心的話，也能快速成就。不論居住在什麼地方，所有恐怖鬥爭、飢饉災禍、非人損惱等事，不會發生，如果發生，很快就會消滅。他生來世也能得少病、無病、不會被長時重病所惱的果報。爲眾生宣說正法時，身不疲倦、念不忘失、心不勞損。

菩薩安住種性之時，由其自性粗重微薄，既發心已，身心粗重轉復薄弱，

由其成就堪忍柔和，能忍他惱不惱於他，見他相惱深生悲惱，忿嫉諂覆等多不現行，設暫現起亦無彊力，不能久住速能遠離，難生惡趣，設有生時速得解脫，即於惡趣受小苦故，即由此緣深厭生死，於彼有情起大悲心。菩提心福若有色形，雖太虛空亦難容受，以諸財寶供養諸佛，尚不能及此福一分。勇授問經云：「菩提心福德，假設若有色，徧滿虛空界，福尤過於彼。若人以諸寶，徧滿恆沙數，諸佛剎土中，供養世間依。若有敬合掌，心敬禮菩提，此供最殊勝，此福無邊際。」傳說覺嚙繞金剛座時，心作是念：「當修何事而能速證正等菩提。」時諸小像起立請問諸大像曰：「欲速成佛當修何法。」答曰：「當學菩提心。」又見寺上虛空之中，有一少女問一老婦，亦如前答。由聞是已，於菩提心，心極決定。由是能攝大乘教授一切扼要，一切成就大寶庫藏，超出二乘大乘法，策發菩薩行廣大行，最勝依止，應知即是菩提之心。於修此心當漸增長勇悍歡喜，如渴聞水，乃至多劫以希有智，最極深細觀察諸道，諸佛菩薩唯見此是速能成佛勝方便故。如入行論云：「能仁多劫善觀察，唯見此能利世間。」

菩薩安住種性之時，由其自性粗重微薄，既發心已，身心粗重轉復薄弱，由其成就堪忍柔和，能忍他惱不惱於他，見他相惱深生悲惱，忿嫉諂覆等多不現行，設暫現起亦無彊力，不能久住速能遠離，難生惡趣，設有生時速得解脫，即於惡趣受小苦故，即由此緣深厭生死，於彼有情起大悲心。一旦進入菩薩位（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），煩惱習氣就會變得很快微薄，這是因為發菩提心，能使身心煩惱漸漸轉為薄弱的緣故；能成就忍辱柔和，能夠安忍他人的惱害，而不惱害他人，見到他人互相惱害，心中生起深切的悲憫；同時忿恨、嫉妒、諂曲、覆藏等煩惱，也多不現行，就算暫時現起，也不會形成強大的力量，很快就會消失、遠離；所以很難生在惡趣當中，假設有投生惡趣的話，也很快就得解脫，而且在惡趣時所受的苦也很微小，反而能因為這個因緣深深厭離生死，對受苦的有情生起想為其拔苦的大悲心。

菩提心福若有色形，雖太虛空亦難容受，以諸財寶供養諸佛，尚不能及此福一分。發菩提心所獲得的福，如果有形色可以衡量的話，就算窮盡整個太虛空，也難以容受，若是要作比較的話，就是以種種財寶來供養諸佛，所得的福也不及發菩提心的一分。

勇授問經云：「菩提心福德，假設若有色，徧滿虛空界，福尤過於彼。若人以諸寶，徧滿恆沙數，諸佛剎土中，供養世間依。若有敬合掌，心敬禮菩提，此供最殊勝，此福無邊際。」正如勇授問經中所說：「菩提心所生的福德，假設有形體的話，就算徧滿整個虛空界，也無法容受（喻無量）。如果有人拿徧滿恆河沙數的諸寶，到諸佛剎土中去供養諸佛，其所獲得的福，比不上有人恭敬、合掌、一心禮敬菩提來得殊勝，因為以菩提心作為供養所獲得的福無有邊際（喻無邊）。」

傳說覺嚙繞金剛座時，心作是念：「當修何事而能速證正等菩提。」時諸小像起立請問諸大像曰：「欲速成佛當修何法。」答曰：「當學菩提心。」又見寺上虛空之中，有一少女問一老婦，亦如前答。由聞是已，於菩提心，心極決定。傳說阿底峽尊者在繞金剛座（藏人有繞塔修行的習慣）時，心裡面想：「應當修什麼法，才能快速證得菩提呢？」這時小佛像紛紛站起來，請問大佛像說：「想快速成佛，應當修什麼法？」大佛像回答說：「應當學菩提心。」又看見寺上的虛空之中，有一少女問一老婦同樣的問題，也是回答：「應當學菩提心。」聽到這樣的答案之後，更堅定了阿底峽尊者，要修學菩提心的決心。（才有日後依止金洲大師十四年，學習菩提心的因緣。）

由是能攝大乘教授一切扼要，一切成就大寶庫藏，超出二乘大乘法，策發菩薩行廣大行，最勝依止，應知即是菩提之心。這個菩提心，能攝大乘教授的一切扼要；是一切成就的大寶庫藏；也是超出二乘的大乘特別法；能策勵菩薩行廣大行最殊勝的依止，當知就是菩提心。（菩薩就是因為依止菩提心，才能行一切難行、難忍的廣大行。）

於修此心當漸增長勇悍歡喜，如渴聞水，乃至多劫以希有智，最極深細觀察諸道，諸佛菩薩唯見此是速能成佛勝方便故。如入行論云：「能仁多劫善觀察，唯見此能利世間。」既然已經知道發菩提心的殊勝利益，就應當多多修習，使它能逐漸增長，必須做到勇悍歡喜，就像患渴已久的人，忽然聽到飲水的名字，是那樣歡喜踴躍的心情。這個菩提心，是諸佛菩薩，經過多劫以來，以最希有的智慧，最深細的觀察，才在一切的法門當中，見到了唯一能快速成佛的方法。正如入行論中所說：「佛在多劫以來，經過了智慧的觀察，只見到這個唯一能利益世間的法門。」

正令增長所發心故，修學六次發心分二：一、不捨所發心願；二、學令增長。今初

修學於此世發心不退之因，第二部分是為了增長所發的菩提心，應當修學六次發心。內容分二：一、修學不捨棄所發的願心；二、修學使它增長。

首先介紹修學不捨棄所發的願心。

如是以佛菩薩知識為證，立彼等前立大誓願，未度有情令度脫等。次見有情數類繁多行為暴惡，或見長久須經多劫勵力修行，或見二種資糧無邊難行皆須修學，為怯弱緣，若更捨置發心重擔，較別解脫他勝之罪，尤為重大。如攝頌云：「雖經億劫修十善，欲得獨勝及羅漢，爾時戒過戒失壞，發心重過他勝罪。」此說菩薩毀犯尸羅，以能防護二乘作意，即是菩薩最勝尸羅，故若失此即是破戒。若未捨此，縱於五欲無忌受用，猶非破壞菩薩不共防護心故。即前經云：「菩薩受用五欲塵，歸依佛法及聖僧，作意徧

智願成佛，智者應知住戒度。」若棄如是所受之心，則須長夜馳騁惡趣。入行論云：「於少惡劣物，由意思布施，若人後不施，說為餓鬼因。若於無上樂，至心請喚已，欺一切眾生，豈能生善趣。」是故此論又云：「如盲於糞聚，獲得妙珍寶，如是今偶爾，我發菩提心。」謂當思念我得此者極為希有，於一切種不應棄捨，更當特緣此心，多立誓願剎那不捨。

如是以佛菩薩知識為證，立彼等前立大誓願，未度有情令度脫等。次見有情數類繁多行為暴惡，或見長久須經多劫勵力修行，或見二種資糧無邊難行皆須修學，為怯弱緣，若更捨置發心重擔，較別解脫他勝之罪，尤為重大。雖然按照前面所說儀軌，諸佛、菩薩、善知識作證，並且站在他們的面前，立下「未度有情、令得度等」的大誓願。但是，日後卻因為見到有情的數量、種類這麼多，行為這麼暴惡（造惡不斷）；或見到必須經過長久歷劫精進修行（需時遙遠）；或見到福德、智慧二種資糧無邊難行，皆須一一修學。以此為緣心生怯弱，因此捨下發心的重擔，這樣棄捨發心的罪過，比別解脫戒的他勝罪還要嚴重。

如攝頌云：「雖經億劫修十善，欲得獨勝及羅漢，爾時戒過戒失壞，發心重過他勝罪。」正如攝抉擇分中所說：「經過億劫修習十善，想證得獨覺及羅漢的果位，如果這時戒律有過失或失壞時，罪業極重。但棄捨發心的罪業，比這個他勝罪還重。」

此說菩薩毀犯尸羅，以能防護二乘作意，即是菩薩最勝尸羅，故若失此即是破戒。若未捨此縱於五欲無忌受用，猶非破壞菩薩不共防護心故。為什麼捨棄發心的罪業這麼重呢？那是因為菩薩戒最主要的目的，是要能防止二乘人只為自己解脫的發心，只要能達到防護的功能，就是最殊勝的菩薩戒，但是現在卻棄捨了發心，這樣就等於破了菩薩的根本戒，所以罪業很重。如果能夠不棄捨發心，縱使你仍然毫無節制地受用五欲之樂，也並沒有破壞防護二乘作意的心。

即前經云：「菩薩受用五欲塵，歸依佛法及聖僧，作意徧智願成佛，智者應知住戒度。」若棄如是所受之心，則須長夜馳騁惡趣。也就是前經所說的：「菩薩雖然受用五欲，只要他能歸依佛、法、僧三寶，並且發心為利眾生願成佛，有分辨智慧的人就應當知道，他仍然安住在持戒波羅蜜當中。」若是棄捨曾經所受（菩薩誓願）的發心，就必須長夜流轉在惡趣當中。

入行論云：「於少惡劣物，由意思布施，若人後不施，說為餓鬼因。若於無上樂，至心請喚已，欺一切眾生，豈能生善趣。」入行論中也說：「如果本來想要布施很少的下劣物，但後來因為慳貪沒有布施，要知道這樣就已經種下將來墮餓鬼的業因。現在，對於證得佛果已經誠懇地發下誓願，卻又怯弱地退失發心，像這樣欺騙一切眾生的行徑，又怎能生善趣呢？」

是故此論又云：「如盲於糞聚，獲得妙珍寶，如是今偶爾，我發菩提心。」謂當思念我得此者極為希有，於一切種不應棄捨，更當特緣此心，多立誓

願刹那不捨。因此，入行論中又說：「有如盲人在糞堆中，獲得微妙的珍寶，這是多麼幸運、難得的事；如今我能於偶然間發下菩提心，也是同樣幸運、難得的事。」所以應當思惟：我今能得如此殊勝菩提心的教授，實在非常希有難得，應當於一切時中不棄捨，更當緣此發心多立誓願刹那不捨。

第二者如是不捨尚非滿足，須晝三次及夜三次勵令增長。此復如前所說儀軌，若能廣作即如是行，若不能者，則應明想福田，供諸供養修慈悲等六返攝受。其儀軌者，謂「諸佛正法眾中尊，乃至菩提我歸依，以我所修布施等，為利眾生願成佛」每次三返。

第二者如是不捨尚非滿足，須晝三次及夜三次勵令增長。爲了增長所發的菩提心，應當修學六次發心，第二部分是修學使它增長。像這樣不捨棄所發的願心，對於修學發心來說，還是不夠的，必須白天三次、夜晚三次，勵力使它增長。

此復如前所說儀軌，若能廣作即如是行，若不能者，則應明想福田，供諸供養修慈悲等六返攝受。該如何使它增長呢？可以依照前面所說發心的儀軌來廣修，如果不能廣修，就應該先將福田觀想清楚，供上種種供養之後，修慈悲等儀軌，白天三次、夜晚三次，共分六次來受持。

其儀軌者，謂「諸佛正法眾中尊，乃至菩提我歸依，以我所修布施等，為利眾生願成佛」每次三返。至於發心的儀軌，是念誦：「諸佛正法賢聖僧，直至菩提我歸依，以我所修諸善根，為利眾生願成佛」每次三遍。

學心不捨有情者。道炬論及發心儀軌中說學處時，雖未說及，道炬釋云：「如是攝受不捨有情，於菩提心所緣及其勝利，發心軌則，共同增長及不忘故，應當守護。」爾時數之與根本文，意無乖違，故於此事，亦應修學。心棄捨之量者，依彼造作非理等事而為因緣，便生是念，從今終不作此義利。

學心不捨有情者。修學於此世發心不退之因，第三部分是應當修學心不棄捨有情。

道炬論及發心儀軌中說學處時，雖未說及，道炬釋云：「如是攝受不捨有情，於菩提心所緣及其勝利，發心軌則，共同增長及不忘故，應當守護。」爾時數之與根本文，意無乖違，故於此事，亦應修學。應當如何修學心不棄捨有情？在道炬論和發心儀軌中說學處的時候，並沒有特別說明。道炬釋中說：「應當如此攝受不捨有情，對於菩提心的所緣、殊勝的利益、發心軌則，應當守護不忘失並使它增長。」以這段話看來，其中的文意，和現在所說的內容是相合的。所以，應當修學心不棄捨有情。

心棄捨之量者，依彼造作非理等事而為因緣，便生是念，從今終不作

此義利。什麼樣的情況之下，才算是心棄捨有情呢？簡單地說，當他對你做出不合理等事情的時候，你的心中便生起這樣的念頭：「從今以後，我絕對不再做任何對你有利益的事了。」這時，就是心棄捨有情。

修學積集二種資糧者。從以儀軌受願心已，當日日中供三寶等勤積資糧，是能增上菩提心因。此除先覺傳說而外，雖未見有清淨根據，然有大利。

修學積集二種資糧者。修學於此世發心不退之因，第四部分是修學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。

從以儀軌受願心已，當日日中供三寶等勤積資糧，是能增上菩提心因。從受願心儀軌之後，就應當每天供奉三寶等來精勤積集資糧，以做為增長菩提心之因。

此除先覺傳說而外，雖未見有清淨根據，然有大利。這樣的做法，除了西藏先覺們的傳說之外，在大經論中，並沒有見到有任何的根據，然而卻有大利益。